

●李致忠

《学报》办得有“格”

——祝贺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创刊50周年

摘 要 说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办得有“格”,其意是说它办得格调高远。高格之意有三:一是它严格按社会、学术事物发展规律办刊,引领图书馆事业按健康方向发展;二是它几十年如一日,端端正正办刊,匡正时俗,引导学风;三是刊物风格朴实宽厚,不徇情,不降格,保持了学术的高标准、高水平。

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学报 刊物品格 学术水平 学风

分类号 G255.2

ABSTRACT In this article,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*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*: leading right academic directions, guiding good styles of academic researches, and keeping high quality.

KEY WORDS *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*. Quality of journal. Academic quality. Style of academic research.

CLASS NUMBER G255.2

今年是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(以下简称《学报》)创刊50周年。50是人的“知天命”之年。魏何晏集解、梁皇侃义疏之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一云:“天命,谓穷通之分也。谓天为命者,言人禀天气而生,得此穷通,皆由天所命也。”又引孙绰话说:“大易之数五十,天地万物之理究矣。以知命之年,通致命之道,穷学尽数可以得之,不必皆生而知之也。此勉学之至言也。”可知天命即穷通事理,即认识事物的运行规律,故做起事来便会左右逢源,得心应手。刊物办了50年,好像也知天命了,因而也就办出了自己的“格”。

这里的所谓“格”取其三层意思:一层是古代统治者都自称受命于天,凡有所作为,都要感通于天,这称为“格天”。其实还是说他的所为符合天命。符合天命是什么?符合天命就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。《学报》办了50年,而且愈办愈好,显然它是抓住了事物的发展规律。上世纪50年代,伴随党中央、国务院向科学进军步伐,图书馆情报事业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政府的重视。协调全国图书馆工作的中心委员会诞生了,沟通、联络、交流、促进各地图书馆工作和经验,交流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刊物——《图书馆学通讯》创刊了,这就是《学报》的前身。你看,从它诞生的那天起,它就能围绕中心,服务大局,适应图书馆事业发展运行的规律而努力办好自己的刊物。《图书馆学通讯》创刊的第二年,即1958年,大跃进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,那场运动式的大跃进,给社会经济建设的确实带来不小的损失,但那时人的精神面貌却很值得总结。如那时的国图人,在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”的口号下,

内练过硬本领,外树国图形象,有不少新创造。《图书馆学通讯》及时总结这些群众性的创造,归纳出图书馆工作者要具备“吃苦耐劳的体力功”、“博闻强记的知识功”、“心灵手巧的操作功”。这“三功”虽产生在“大跃进”的时代,但带有浓烈的图书馆工作色彩和行业特点,迄今仍不过时。这也是刊物掌握了规律的结果。今天,图书馆处在历史的转型期,适应着这一时期的事物规律,《学报》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,引领图书馆事业向健康方向发展。

“格”的第二层意思是“纠正”。《尚书》卷十八《同命篇》谓:“绳愆纠谬,格其非心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谓之“绳其愆过,纠其错谬,格其非妄之心。”近20年来,急功近利,学风日下,弥漫浮躁之气充斥社会。图书馆界的学风尤其令人担忧。全国图书馆界的从业人员,通共到不了50万,可是图书馆界所办的刊物,听说有60多份,加上非正式的,说是有80份。每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一次年会,年会之前七八个月就发出征文通知,六七个月后论文就陆续寄往北京。去年听说收到一千几百篇文章,真可谓高产。据说有的刊物办得名气不大,地位不高,稿源不畅,甚至等米下锅,故来稿即登。还有的刊物收版面费,出增刊,以满足投稿者的需求。于是东拼西凑的文章,想入非非的长篇宏论,1·1、1·11、1·12……类分式的条陈,什么理论都敢借用、什么新词都敢创造的艰涩之文,纷纷登上各刊栏目。闹得鱼龙混杂,泥沙俱下,徒费楮墨。可是《学报》处此乱文横飞之世,却能持高节而自守。它不登任何批评、驳斥、指责其他人的文章,也

没有发表声讨浮躁学风的檄文,仍在坚守自己固有的标准,不卑不亢,端正正办自己的刊物,从而以自己正面严肃的典范作用,引导学风,匡正时俗,这也是一种纠正,一种“格”。

“格”的第三层意思,是格调是风格。南朝刘宋鲍明远《鲍照集》卷一说他登上广陵城之后写了一篇《芜城赋》,赋谓芜城“格高五岳,袤广三坟”,形容其格调高远,风格宽广。《学报》办了50年,开本虽然还是那种开本,题字还是原来的题字,看去很不合时尚,甚至很不起眼,可是它“格高五岳”,拒绝任何空洞无物的文章阑入其中。《学报》不但是核心期刊,还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社科优秀期刊,是全国图书馆学界最高的学术园地。有多少人想评职称,巴不得《学报》尽快给他发表一篇文章;有多少人为获得某种奖项,不惜托人曲线求情,希望名登大雅。可是《学报》始终保持自己的“格”,不徇私情,不失原则,不降其格,为我们图书馆学界树立了高标。

《学报》的栏目十分简单:“理论研究·实践研究”是它的第一个栏目;“事业发展·现代化建设”是第二个栏目;第三个栏目是专论,每期有个主题,专论某一方面的问题;第四个栏目是“综述·评介”;第五个栏目是“探索·交流”;第六个栏目是“信息·动态”。期

期如此,格局不变。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稳定的格局,熟悉的读者可以自寻熟悉的栏目;稳定的格局,熟悉本刊的作者,可以根据栏目的要求写自己熟悉的内容文章。相反,若是“新意”层出,随文设目,花样翻新,栏目总变,这个刊物是不会有恒久的读者和作者的,它也是没有生命力的。“格调”是格,“格局”也是格。从哪个角度说,《学报》都有自己的“格”。

我所研究的领域,与《学报》关系不大,很少为其撰稿,因而也就很少有机会发表文章。但我在图书馆工作40多年,《学报》是怎么演变过来的,我心里比较清楚。我对它是有深厚感情的。它40岁的时候,我以《不惑之年又逢时》为题,撰文表示了真诚的祝贺。今年它50华诞了,我以《〈学报〉办得有“格”》为题,再一次向它表示真诚的祝贺。如果它60岁时我还健在,我还愿为它撰文祝贺。

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,研究馆员。通讯地址: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3号。邮编100081。

(来稿时间:2007-05-10)

(上接第7页)专家教授写稿,在更为广泛的学科背景上保证刊物内容的学术水平。

其次,内容力求结合图书馆事业建设、图书馆学研究发展和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。许多稿件选题反映当时的重点、焦点和热点问题,诸如方针任务解读,图书馆工作重点转移,为科学研究服务,分类法研究、编制和评价,MARC引进和研究,借阅制度发展,藏书制度建设,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,《全国图书协调方案》,图书馆网,全国文献——情报检索系统,图书馆工作自动化、网络化、数字化,图书馆学会工作,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探讨等等。作者们提出问题,深入探讨、百家争鸣。编辑部对选题、组稿、审稿、用稿的敏锐性、及时性、针对性和前瞻性提高了刊物的学术内容和学术影响。

最后,刊物的形式尽可能地为刊物的内容服务。总的说,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各个时期的形式都比较朴素、大方、简明、含蓄,并且符合当时国家期刊管理部门的出版形式规范,表现出一份学术性刊物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应具备的外部特征。

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50年来的编辑工作,为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。

在这纪念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刊行50周年的日

子里,我自以为和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特别投缘。1952~1953年期间,《浙江图书馆通讯》刊载了我第一篇专业和翻译的习作,那时我正在北大学习图书馆学,当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刊物录用,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便顿时大增。后来我有幸主持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的工作,与全国各家期刊的联系更为密切,尤其和《图书馆学通讯》的互动最为频繁,我们为提高专业期刊的学术性,促进全国期刊的系列化和规范化而共同努力。

美好的时日往往有美好的巧合。今年5月国际期刊联盟(FIPP)在北京举行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,讨论“传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发展战略”、“商业与专业期刊”、“从传统出版业向多媒体的转变”等等热点问题。7月,新闻出版总署将对全国近万种期刊进行出版形式大检查。这是两件鼓舞人心的大事,连同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诞生50周年纪念,犹如一股春风,送来难得的大好发展契机,以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为核心的专业期刊事业,必将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!

周文骏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通讯地址:北京大学。邮编100871。

(来稿时间:2007-06-06)